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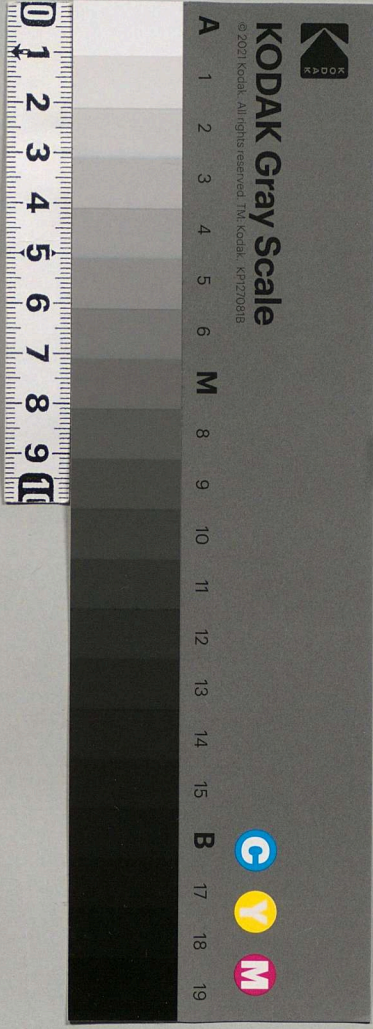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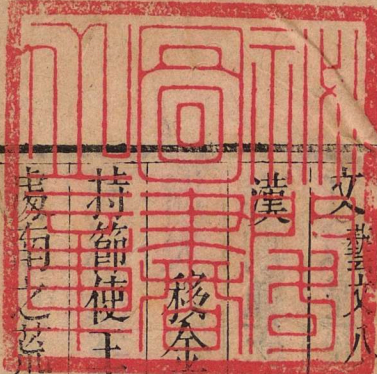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 35 )	
函號	四	137 3

三十五



文藝文八

漢



移金馬碧雞文

諫議大夫 王 褒

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長句之篇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

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  
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明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 紘

書通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八

一

訪前脩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脩阻  
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醕兮集衆美以爲  
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真潔世  
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晁秋陽兮肯自  
澆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攬星  
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  
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  
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爪牙之  
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

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摧兮終腐朽於荆榛  
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  
兮引彼煥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驚兮歷倒影以  
憑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止愛傳說之  
有託兮亦徘徊於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  
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  
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於故居兮寧爾  
宅之深幽右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於春

秋

論

晉

西南彝論

范曄

漢氏侵伐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  
傾沒疆陲喪師敗將不出歲時卒能開四彝之境  
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  
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  
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鑿耳離腳之  
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凌

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較尉之署  
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  
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離彼  
宮幄焉又其睿幪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輅積於內  
府彝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遠  
之道亦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彝雖附阻巖  
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不  
可量極然其凶勇狡詐薄於羗狄凌暴之害不能  
深也西南之激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

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  
鑿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別彝屯彼蜀表參差聚  
絡紆徐岐道往化既孚改祿輸寶裨建永昌同編  
億兆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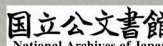
高駢破南詔論

范祖禹

蠻彝自古迭爲中國患繇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  
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  
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

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  
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  
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  
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  
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  
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  
太宗欲討馬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  
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  
疆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

於奔命



其後龐勳之亂起於桂林之成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彝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彝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暨王鬼方小彝也以暨王伐小彝二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明

大事攷三漢論

太僕卿 劉文徵 昆明

漢武帝銳意西南兩司馬不遠萬里通滇創學自茲而降虎臣龍相繼繼承承或投機中竅或經綸失方可得而言矣降王稽首郭昌來之禹俞煽兵陳立伏之蠶棟就誅任貴中梗劉尚襲而戮之哀牢亂定鹵承之以也平三氐之叛楊竦有力而善用竦者刺史張喬也此皆以武功見也鄭純清而

無犯王阜治行殊尤尹珍受經文齊保境教化與  
拊循不一均能使邊徼歸心焉武侯雖以南服先  
北征意有專注然攻心爲上心服而止又若李恢  
馬忠張翼呂凱輩咸稱循吏斌斌焉用人之效乎  
終西京之世迄於季漢凡厥亂本皆繇過先封離  
之役侵犯蠻彝者奸猾吏九十人略舉一二以槩  
其它若果前事不忘九折坂無脫輻也

大事攷晉論

劉文徵

晉武易置益寧二州如棋靡定李毅爲護軍不幸  
諸蠻蠲起救援之路絕竟齎志以終至今讀其遺  
疏猶動人心忠矣其女有父風獎率三軍嬰城固  
守卒以擊賊抑又奇矣毅死而南中盡沒於成者  
幾二十載卽王遜之賢收招還定州境暫安而旋  
危則李雄積威勢之劫矣八代興衰有如傳舍延  
至隋文之季南寧復叛禍結無已史萬歲將左軍  
越蜻蛉度洱水行千餘里所擊破三十餘部諸蠻  
懼而乞降不能以無欲臨之外彝生心邊事去矣  
壯哉梁毘之守西寧也會貴金而易戰時相讐殺

毘對金慟哭纒纒數十言會感悟不相侵叛由司馬氏以來參互鑑觀亦前事得失之林與

大事攷唐論

劉文徵

善視天下如人一身有盛有衰攝持無漏寒暑無侵醫藥無舛誤則盛否則衰又如一家有興有替子弟無失滅獲無欺強暴無侵凌則興否則替唐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太宗以艱難示子孫垂三百餘禩而南詔與之相終始其盛與興也不過曰某年某內附某年某來朝某遣使入見某見降某

進樂章雲影鳥聲不禁觀聽而至於衰且替也不曰某年某陷某州某翹則曰某敗績官兵死於賊者若干人曰某年某僭號以某人爲弔祭使某年議和親某公主遠嫁祇今京觀尚峙於榆城恣怨猶傳於篇什而謀臣猛將與回袁宵小之人相爲貞勝姑舉其尤若韋臯醫師之良而鄭回者所用引經之要藥能起人於萬有一生之途者也至於鮮于仲通張虔陀則搽毒藥酖人斃犬而隨自及者也終唐之世其君虧德實多滅獲已狎其子弟



而况牛李分門戶於籌邊盧鄭論和親而相詬吐  
 蕃南詔勢相倚衆相扶侵尋至於末造攻陷安南  
 分兵戍桂及瓜不代怨起俟河一夫作難而半壁  
 傾不旋踵有黃巢之禍王業新矣唐新舊二書所  
 載詳覈茲引不過百中之一二然盛衰興替已列  
 眉矣

傳

明

石淙楊文襄公傳

尚書  
 雷躍龍 新興

公諱一清字寧應號邃菴其先世爲滇之安寧人  
 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居巴陵少穎敏能屬文  
 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  
 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  
 北闈鄉試卽以經術爲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  
 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卽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  
 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  
 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杜請托一  
 以嚴繩之士大夫始有謹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

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進憲副公乃益  
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  
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名士馬理  
張璿輩皆與焉公資警敏能爲文詩與書多摹效  
李西崖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  
材猷足法以是聲譽藉甚用超晉太常少卿尋晉  
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  
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羶酪疾先  
是高帝警爲令以蜀茶易茶馬資軍中用久而寢

弛茶多闌出爲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公乃請重  
行太僕苑馬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  
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脩給軍者日益稱足時  
李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爲大司馬皆善公而材之  
會邊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遙度卽遣將  
以不時往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  
理經畧邊務公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爲固援  
又効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  
去之適吐蕃數萬騎入寧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

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衆爲公危請勿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爲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爲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進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

內附整戢葺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飽騰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墻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韙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爲權閹劉瑾陰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旣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

歸公歸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圃之以詩弈飲酒自娛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竄錡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關密諭公故部將仇鉞時亦被劫事叛王者俾乘間捕執之遂悉誅縛其首途何錦周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公奇之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永與途瑾侍潛邸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不見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

慮吾豈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上誠重公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公曰公宜亟歸乘上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千載一時也永悟歸密疏發瑾諸謀及狀蓋公章也瑾用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焉方永之入也留公節制諸軍陝之軍吏氓士額首頌公勿歸顧朝議之趨召且迫也遂馳赴召拜公戶部尚書論平叛功進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晉吏部尚書公於時政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飭邊幅愛樂賢士大

夫與其功名朝有所知夕卽登薦以是桃李徧域中嘗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累累也時大盜起躡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上復薦用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閻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公有所指摘上爲謫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上書

求釋上亦間有所寬也軋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諸干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爲溫旨慰留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亡何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獲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鮮藩籬之託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永坐閒廢江彬錢寧方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所私擾人減質輩畫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者大誣

許公公乃上書乞骸骨疏至再四上始賜勅褒諭  
屢數百言給夫廩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客日益進  
凡所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日之爲智囊云宸濠  
之變公度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能備可禦三吳  
失茲要害吳越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  
湍促臺使者調金山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  
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禦有策特幸公第爲晏  
樂者逾兩旦旦暮賡咏篇什古今無儷焉時左右  
有導上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果行顧亦數

進珍玩上大悅欲特用會晏駕乃已世宗嗣大位  
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遣官錫金帛存問久之陝  
西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蒞之溫詔褒譽以古吉甫方召  
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  
也公之鎮凡諸軍吏幸公再蒞有恩德又起自台  
輔將士愈自飭勵旌旗壁壘色彩爲新上以舊勳  
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居未一載復詔入爲吏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既陞見卽進少師兼官如故

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有輔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孚敬桂文襄夢以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爲宮詹兼學士而諸詞臣皆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庶常皆不得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復薦起弘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居首輔文正至則公已用陝捷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居文正上矣公猶疏讓文正願居其次上弗許以是公居首輔文正亦旋謝病歸公旣以敏練見知一

時士大夫皆崇仰之極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印記二一日者德忠正一曰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事無大小上悉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評功居多也是時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桂文襄以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張文忠相覺隙上以王文成諭公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桂文襄密聞而啣之於是張文忠遂疏謂三楊以後姦人占據揆地往復去來其人口輕勢日重乞下

嚴諭俾勿詭隨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辯乞歸上兩爲溫旨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燾等數人爲翰林上難之張文忠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清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燾等爲給事中公弗聞也故燾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嘆謂而家敬輿不過燾內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次當柄用數謹事公又爲燾座右時時以上意語燾謂厭張桂燾思有所論列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勳

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貴人張永同爲提督永遂發勳貪汚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勳毒言路遂擊勳勳故以大獄事感張文忠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密疏攻勳且謂張實庇之上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勳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勳必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縉亦語燾也給事孫應奎疏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疏各有策勵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



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  
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  
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  
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祭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  
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孽負君忘義令孚  
敬以原職回家劄悔吝後用萼革保傳大學士銜  
以尚書致仕而罪祭不早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  
屈二日復榜示朝堂明張桂功罪且令中外勿得  
更加齟齬張文忠陸辭上乃密諭公謂孚敬可還

之閣否公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  
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遲孚敬至家而  
後召之便張文忠聞益憾公且疑祭疏公所授也  
於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  
力攻公因自劾乞歸上諭留公疏辯乞歸上亦溫  
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張文忠至天津上使人以璽  
書詔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文忠回  
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  
言公咲頷之霍文敏以省毋給假因復爲桂辯寬

攻公益力上報文敏逐切責公非大臣體公謝以  
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仕予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  
文敏亦私心悔之矣公歸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  
名上覽之不悅謂脩是書實釐於楊一清又嘗序  
諸後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  
家羣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左右朕悞放楊  
一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聞益懼公復  
用乃嗾永門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  
玉乃薦用永又謂永既死復以金百兩乞公爲誌

銘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公所受永金如所  
誣數尋亦罷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久當自白奚  
辯爲顧亦大恨爲孺子所賣鬱鬱以終又四年上  
念之復其官又十五年乃贈太保諡文襄則公所  
謂久而自白也公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綸屏奏  
議玉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撰述則以石淙繫之  
蓋不忍忘先世故屈也李文正費文憲霍文敏諸  
公皆爲石淙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淙先生云

楊刺史傳

知州陳淳

雲南通志 卷之三十六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受命撫滇且剿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里姚安諸土司勢甚狂逞舊撫敖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陷賊中洵募士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劍從謀多秘密人無知者賊平洵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爲功名來官何爲遂飄然去隆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卽公母太宜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遷姚之武德

衛庚午刺史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兒着心有灸痕如一日光采映發郢客見而異之尙一山公他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曆癸未一山公遊武昌泊舟荆門入市閒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兩相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着心灸痕輒淚下童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懼不敢出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私涕絕口不敢言被掠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

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酌郢客始攜公歸滇是時見者聞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史公年有十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罷庠作諸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大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至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有塑童燃燈之謠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出陶少廣先生門先生雅重公庚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若售五名後

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滇闈第三人辛丑赴銓部試以廣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顧父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適一山公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次年三月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湖廣彝陵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任停車鄭魏間微行偵彝民利弊王宦名撰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沐家居恃勢而橫民罹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

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卽申以他事排去之公廉  
得撰惡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  
悉識之迺發檄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還公辭受一  
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盃爲脩治  
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  
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  
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  
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  
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曰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

直不染王亦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  
捏事而繁其說審質間又持一冊爲僧乞募緣引  
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亦成又一尼持白紙  
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使僧猷月下  
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詰得  
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犒捕  
役草王氏狀家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  
自卹乎且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  
吏而奴也吾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宦

害者許首星口不五日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羈獄中具揭科道各衙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備王某力持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詔奪撰官黜撰黨舉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城旦者十人彝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旣除仇讐莫解明哲保身固如是乎卽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書五箱公曰此亦彝陵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臥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送至滇數月後撰

抑鬱死民爲謠曰活我彝民死彼王撰好箇青天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曆三十四年公抵家土人鄭舉丘相魯求通往來公察二人有異志絕之告太守陳典早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公先已攜家赴安寧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期胡其愷皆大有德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賢公有弟二人春霖春霽悉庶母金氏出公友愛曲至爲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甚廢寢食手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出事

庶母金氏關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己任甲寅秋評諸士文語龔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長子玄祐課藝獅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暴棄也天不惜昨日殘霞敗雲以成今日人可捨他人土羹陳飯以腴己身乎乙卯正登賢書玄祐悞中副車童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瓚響並入泮食廩餼啓迪

多人戊午次子玄升生公建書室三楹於居室之側擇鄉黨子弟俊者教之器馬國禎爲最後易名乾登崇禎癸酉榜歷官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稱公有陶少廣之藻鑒而馬忠丞有公之風槩焉天啓壬戌厭居城市聞有勝地輒命駕往獨思元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探方山雷應之勝十月抵官庄疾作家人請歸咲曰爾輩言死非正寢平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幼弟成吾未成之志勉之遂卒崇禎間王撰有姪

名維章者備兵雲南章舊名某卽所黜生員之一  
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售或以報復諷章章  
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仇公乎倘非  
公則吾止於純綉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滇方  
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控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  
且語武司李秦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奎以長  
亥祐副榜次亥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  
幸須青目之奎退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  
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爲哉蓋公生平公正服  
人心如此余始刺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  
諗久之公孫澤先以公狀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  
武羈同爲彝區自隆慶改土設流迄今甫百二十  
年而人文漸起幾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不感公  
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嗟  
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蓋可思矣寧僅廉吏  
云乎哉

本朝

王端簡公傳

脩撰 繆彤



皇清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  
仍支一品俸祿諡端簡思齋王公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寧踰年

賜葬二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爲  
立傳傳曰公諱弘祚字懋自號玉路晚年繫思  
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京戶部尚書康僖公  
裔也旣以順欽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籍

卽今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竝傳隱  
德父瞻雲公中萬曆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  
聲兩祀名宦常榜署齋曰體認天理處繼晉秋  
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天下惜之癸卯生  
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沉毅寡言有才智讀書  
目十行下講經世大略卽具廟堂之度焉十四  
補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名動京師當  
事亟用公壬午遂由薊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  
同

本朝定鼎擢公奇嵐道用制府吳公孳昌議復留大同再歲以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縣所上筭冊纖細無不明晰宰執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志纂脩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今各藩司遵守燎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公謂百姓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

派雜派者墨吏之便於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閭閻菽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裁定賦役一準萬曆間法例晚末奇細巧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巋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拱手推讓以為能用是加公太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太

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頌對言

簡事明敷陳中弊

上喜曰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

首絕私徵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

則蠲恤宜速又曰今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

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即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

頌之又籌滇南事萬里如見經畫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

繼去世哀毀躡躄泣絕復甦即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線視事辛丑請歸葬築廬墓

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

予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  
疏曰星辰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  
坤道主靜今忽地震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  
制今更易太煩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  
變首在宰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爲名言漕糧例  
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  
費萬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  
值而售米狼戾在外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

皆在內此昔根本深計不當以小利變法也其  
諳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留與變漕  
糧官運爲民運者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竝  
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辰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請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爲榮至金  
陵感疾疏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  
爐香甌茗坐擁圖書間與二三隱逸楸枰詩話

味道叅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忠君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條然道履或命筍輿陟牛首雨花棲霞祖堂之勝以舒襟抱因登三茅峰棲心高寄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天生神章真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諡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慨噫

云公智畫深長不露威采咨決大事無詭隨亦無便給徐折衷以理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風公無遜焉居恒念與瞻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滄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璋蓋公篤行敦脩實其天性云讀書宦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疊疊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書清慎勤訓誠之格言諄

誨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其當箴銘今繕部  
君砥礪官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之公  
於文藝鑿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  
成卷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茲選超越是科  
得人特盛而彤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  
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千載傳之亦奚藉文  
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紀嫩揚休  
其職也卽不文烏能辭若世系與生卒年月及  
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大

端有關民生國計者如此

太史氏曰漢祖定關中相國何先收丞相府  
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阨塞強弱之數史稱何  
之勲爛焉端簡於圖冊散軼能裁定賦役書  
較若畫一天下遵之視丞相何奚若哉古云  
人趨實治無失世趨靡運之否晚近取浮華  
尚文詞聲氣其中靡矣卽欲治得乎故端簡  
公斯能以實效治天下者哉抑三原端毅公  
持危定傾稱社稷臣公無愧焉克世其風矣

然吾觀公識高見遠臨事和而能斷殆宋世  
兩文正之間乎士君子以經學樹功名治國  
家保令望壽考以歿如端簡公斯足法云

贊

漢

西南傳贊

司馬遷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  
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  
西南彝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然南彝之端見蒞

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彝後掬剽分二方卒爲七羝

南彝君長贊

班固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勾踐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彝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緣王居股等猶  
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彝發  
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鎮撫  
尉陀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晉

西南蠻傳贊

劉 响

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惡我則  
叛好我則通不可不得使其瞻風

唐

南詔列傳贊

失 名

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  
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闇君明皇一  
日殺三庶人昏蔽其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

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懿宗任相不明  
藩鎮累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癡勳乘之倡戈橫  
行雖囚渠殲彝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於  
易有國者之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  
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  
桂林易之意深矣

西南彝傳贊

司馬貞

西南外徼莊躋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  
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及置罷縣萬代



推功

明

翰林待制王禕像贊

方希古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大小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忠武侯諸葛亮贊

王啓

東京失馭炎祚無主四方龍鬪帝胄求輔公屈草廬日哦梁父三顧既頻許身翼羽中道受遺未復漢宇五月渡瀘深入蠻土七縱服心豈在毒武南方既定中原可取上表出師伊呂為伍志雖不就名高千古

忠文公王禕贊

王啓

浙東二儒公居其一溯流求源考亭同出惟公柄用草昧之日燭火未收往說經術彼昏不知元運已黜如狂肆侮卒乃見啗慷慨捐生毅然不屈

皇赫斯怒爰整戎卒直擣其巢取致斧鑕乃弔忠魂乃詢故實血食有祠信史有筆我再拜公奚遑多述

忠節公吳雲贊

王啓

忠支遇害公再奉旨彼狂不知繼賊以死公初柄用六卿是齒其使滇南匪因瑕累惟帝知公遣降遺壘公執不屈死報天子雙魂不歸遙遙萬里惟國旌忠先後媿美程嬰杵臼同歸信史

東 毛給諫王遺像贊

楊慎

蚤捷甲科職司諫議性慤而剛色溫而厲冠服裁我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鐘鼎勒勲汗青書事嗚呼先生誠有以繼忠鯁於往喆而激謇諤於當世  
頴國公傅友德贊  
王世貞  
天愛西南乃生頴國性頴之雄開平是則暗鳴震盪兆衆辟易劍閣中彝昆池永闢碧雞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帝省其籍

西平侯黔寧王英贊

王世貞

於爍黔寧戚均皇胄豪鷲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  
出蔥嶺衡仆移兵佐頴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  
歸湊葦路離編熊莊何陋世襲開府若若兩綬

張統贊 王世貞

張太宰小憚於霆擊而終安於雉經可謂不遠之  
復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敷績瀟雲飭躬銓部與迪  
肩衡視瑞骨臭亦洪建之良臣也贊曰張公為瀕  
樂不可支銘績雞峯衡樞鳳池會是浮沈大儻不  
施拊心內謀竟以完歸

本朝

楊莊介公遺像贊 范承勳

承勳既新公祠爰求遺像得諸晉賢寺僧  
兵燹時負遯以存若神護者雖故紙塵蒙  
而精神不失儼親炙丰采有深幸焉於是  
命工摹之絹素裝潢送祠仍屬寺僧珍重  
收藏而贊之曰

謂公而在耶安得起九原而見斯人謂公而不  
在耶何為乎襟期之澄穆而嘖咲之陽春總之

與草木同腐者其形而與山川競秀者其神天  
 能限公以七十二年之壽而不能限者百千秋  
 鳶飛魚躍之真世主能俾公踣絕於窮荒之微  
 外而不能關其口於三代直道之遺民蓋其澹  
 遠生秋挺森森之勁節空明不夜懸皎皎之冰  
 輪非與夫昌黎韓絳眉蘇異世同倫者耶宜後  
 之聞風興起者披雲霧揭日月而如新

明說

蒼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  
 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蓄黛如月生五  
 日瀦於前者葉榆水也按鄺道元水經注葉榆水  
 一名洱水西漢於此置益州犍葉榆縣夏秋之交  
 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  
 五月積雪未消和蜜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  
 瀑注為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溉之利不  
 俟鋤疏春碓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最誇水

確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  
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  
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爲窓几  
之玩罷之方位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蓋與  
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定之峩眉齊安之臨  
臯滌之琅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  
寒止於涼暑止於溫曾無襪襪凍栗之苦此則諸  
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蔬果迥異凡常島嶼湖陂  
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

宜浮屠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樓連幢萃影翠微  
烟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爲喻至其地者使  
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洪鐘聲聞百里諸峯鐘韻  
遞爲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峯植圭攢  
劍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唐人詩云懸燈千嶂夕  
卷幔五湖秋此語殆爲斯地設也又山水環抱如  
兩弛弓弓稍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  
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  
千是爲奧區奇甸世稱樂土顧僻在西陲非宦遊

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證而往得以徧觀  
乃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還定六慰後說

陳用賓

天下之事有其機甚微而其實至要者握其機而  
圖之故力不勞而功易舉否則難成夫六慰者乃  
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實騰永之外藩輪廣八  
九千里上古無論自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  
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爲六宣慰曰水邦曰緬  
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曰猛密

咸爲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會長安其位彝  
民安其生奈何莽瑞體鳴狐持挺於洞吾建標立  
赤計滅得楞之兄弟東破老撾之纜掌攻打景邁  
服車里孟艮囚孟養之思箇陷木邦之罕拔計服  
猛密號名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尺地咸爲竊  
據若茲醜也將度幕輕齎出塞數千里興問罪之  
師乎將傳檄掉三寸舌解勞救鬪乎是入萬仞淵  
取驪龍領下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歛喙亦  
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羣醜相訐仗緬聲援馮緬

藉資者指不勝屈萬曆九年以來滇民服甲枕戈  
行齋居送如孟養孟拱景邁雍會猛乃夕波落著  
及雍罕允墨等賊爲莽奔走或犯蠻莫或擾三宣  
歲無虛日故欲慷慨一當賊以掃穴而犁庭然不  
毛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理欲慎重於茲屢  
厯論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喜人怒獸也難養易壞  
朝撫暮叛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  
遠攻又必以彝攻彝非暹羅無以得志者因遣一  
介之使持盈尺之檄檄之暹羅象以願指大舉兵

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者勢敗則分緬  
兼六慰兼之勢也非拊之德也昔緣烏合今必瓜  
分撫諭招來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  
將命分道竝進因勢利導賞諭之六慰傳檄而定  
故罕欽首先貢象景邁遣使求通孟養孟拱先贊  
繼貢車里老撾叩關貢象而稽顙夕波猛乃雍會  
落著等醜偕數十萬叛緬之衆咸繫頸而來歸將  
命者因地順勢置之以安反側之心亦無徙戍之  
患夫以數十年已失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政府以

數十萬衆百萬糗糧取之而不克今復之於伐謀  
 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因勢決機之明效大驗  
 哉今而後狼烟紅息塞草綠抽雖滇入厚幸實朝  
 廷威靈遠邇也語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諒  
 夫蒲苴子之巧也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  
 青霄之際決機審哉顧決機者我也連雙鶴則在  
 繳矣

頌

明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  
 羣雜混一函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雲南弗  
 庭遣使招之遇害滇武十四年秋皇帝若曰天厭  
 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請命鏖戰番  
 易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天眷命正位  
 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  
 君北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洞開兵不頓刃  
 今雲南蒞爾之地喘息相保梁王把匝刺尤爾密



戒虐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以答  
上天之眷慰黎民後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  
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  
賁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於  
龍江樓船蔽江旌旗巨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旣  
至湖廣分爲兩軍大軍道泮河踣夜郎平曾定奇  
軍繇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輒克土酋蠡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  
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

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遊草山襲其後平  
旦大兵泅水競渡達里麻麾軍布陣未成列我師  
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淖生擒之俘  
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  
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  
軍始至西平永昌率大兵趨雲南時梁王聞敗棄  
城走晉寧飲鳩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  
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算承制建官大  
軍鎮焉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

雲南故境皆罷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緬  
降八百咸以壤會貢洪惟天兵不浹十辰東抵牂  
牂南著交趾西踰吐蕃北界神州幅幘萬里悉臣  
悉安何成功之速哉蓋皇帝文武神聖煦爲春陽  
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泰  
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羣得覩中州  
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有  
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內地  
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

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烈  
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  
臣景常稽首頓首而爲頌曰皇明御天統有萬方  
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  
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稔藏姦兇恇恇穰穰以襲  
天常軋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  
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爍王師  
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迅  
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會征靡

所指再敷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疏施以  
迄用康大敦聿連筐筐立黃拓禹之迹維周職方  
表方建官棋布星分屹屹大城以奠其民封豕脩  
蛇以變以化昔也猥偷今爲騶虞載駟載伐戈鋌  
不腥南金犀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將臣僉同維  
一乃心上毘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霆流行  
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  
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天子萬年

中丞楚郢周公平隴川頌

馮時可

隴川多氏故我屬藩日者以四方寧謐遠人來賓  
朝廷以甌脫地封爵樹焉曰庶其我藩而禦彼不  
庭耶迺安民懷匪茹叛投緬當事者務包荒呼使  
復竟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年中丞周公至曰彼  
豎故我所卵翼若革其豕心可貫也復招之不悔  
禍據蠻灣侵遮東與蠻育又糾邦抗蠻曠等番相  
畔換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頽行爲大邦  
雙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馴耶會直指鄧公力  
主討請於朝假便宜公集衆議僉謂蠻甚張非十

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矧集須曠日會  
得爲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  
萬完茲役矣會所恃窟萬山顛上刺天下臨淵與  
蠻莫迤西木邦猛密相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  
以待緬瓦即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  
乘瑕隙復包嚙故終持不下公既決策先遣卒據  
其扼塞而以大衆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以與共險  
要而資其米歛輜畜矣百道進攻勝氣百倍猶囁暗  
固守待援及我師再敗其與國相蜩結者彼遂奪

氣不能軍我師爭先登門焉連破七柵諸賊請縛  
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旨曰我所罪者安民  
一人勿窮芟刈師興十月甲午越十一月甲辰告  
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吁偉哉  
人臣任封疆務奠安鞏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  
已後且必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  
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  
則功始爲福在時彝會無釁或信將吏言激之使  
釁不憚盡力草薙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

不償失公曰彝夏殊覆載均耳我非仇隴彼求解  
而解之彼于刑而刑之我以君喜怒以民喜怒不  
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  
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  
恃額額忱忱無爭首功以妄誅鋤遠邇內外莫不  
怡懌蓋余觀於公恢恢斤斤舉巨覈細儼然宏大  
君子也勇爲善而耻爲名勇爲局而耻爲倚盟心  
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叅伍於忠厚正直而無偏  
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本以嚴翼整

暇濟以神奇捷速非當世僥倖以圖成者倫飲至  
日直指公首唱凱歌文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  
曰凱者豈也樂也戾氣消善氣集其樂何如時可  
至也後未及與盛典敬爲誦以志其盛

誦曰於昭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幽聲教遐敷惟  
彼滇孽宅彼坤隅唐季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耆武  
拔如摧枯緬瓦我臣三宣我奴藩籬屏障莫敢毒  
痛維解網弛瓦變爲羆隴人邇頑亦復凶趨守將  
誰何遽張乃弧戕我邊卒侵我外郭公來鎮撫克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壯其猷曰此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面彼曾不籌  
鷓張虎視角弓弗觚公曰師哉其罪已尤爲豕弗  
除爲豺孰收虎符甫發龍劍耀眸爰整其旅奚峙  
其餼我旃我旒長戟會矛據彼嶮岐阨彼咽喉大  
袒高驤窟穴用按鈎援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  
櫜槍息氛七柵旣破三孽如焚凶渠授首潤原膏  
瀆剪其根株餘草弗耘乃裂其土乃渙其羣惟彼  
暗昧昭然始所疎爲冷風清爲涼雲狂焰熄滅善  
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平水靜其流沄沄

一方若孟孰敢紛紜武服旣共露布以聞天子曰  
吁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爲國股肱旣敬旣戒以脩  
我戎不損五較就緒三農內阜我財外固我墉用  
錫爾祉圭瓚彤弓策勲飲至凱樂融融曼氛旣解  
簪裾雍容戲稍舞劍角觥呈工分甘投醪湛露濃  
濃漢法戎索比耦相從睢盱貌易咿嗛譯重震赫  
鬼區濯滌神叢銅柱金城千秋崇崇

議

明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八  
四  
疏通邊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爲禹跡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至我國家始設罷縣其地同於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盛不行開道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修革達吉曾渡河安革法于

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罵刺母白馬口燦刺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刺除魯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檢司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

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  
監生放杉板喜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  
稍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  
司奉欽取大木寧番越雋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  
上江打沖和三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劄簿  
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查審開江船行  
若問灘水險阻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  
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稟稱本驛設  
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

衛抵界每見客人來販木劄成簿筏自本司江流  
而晝夜六日卽抵馬湖隨簿下船或一二十隻裝  
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簿擲船如履平地離本  
司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係是沙江至冬  
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  
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  
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  
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甸沙關一程至梅  
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



喚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畫圖各到道寫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間有巖尖石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自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曾議開脩取金沙江巡檢司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

俱到布政司舉行間以陞遷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議計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用銀雇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採買竹木劄爲箴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

處幾丈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舖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夫力工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用過官銀且繇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愛君勤政曆約議

朱泰禎

粵稽往牒循良異等莫盛於本始地節之際豈非孝宣綜覈名實之效哉今天子神聖銳意治平輪軒之使歲一奏報視虞廷三載熙績加甚飭焉不啻嚴矣本院祇奉簡書與二千石列侯吏朝夕淬勵亟望龔黃卓魯之績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百度維新而民宅攸殿藉手入告庶幾藉憂國奉公之誼或可稍追察吏之咎稍一遷延轉眼閱歲已於事竣曾未見濯骨煅髓滌洗一番以報上聖明此非長吏之慙羞實逡巡不察養此貽竄

者之鰥羞也謹奉邇年申飭吏治明旨及巡方總  
約與周官月要歲會遺意大略相符酌一程書如  
諸生課藝時名曰愛君勤政曆仍用循環兩帙以  
便流覽第更以敏信二字敏以教不怠也信以教  
不欺也夫克勤可該清慎本服官一字訣冠以愛  
君至誼萬里遐荒儼若天威咫尺雖欲稍自暇逸  
稍自塗借而神明不欲許矣隄邑長吏各置案頭  
每日臨民不拘事之繁簡隨所勤行據事直書手  
自銓註庶乎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夙夜在公之誼

故應爾爾月終季終馬上飛遞本院實手註一曆  
爲諸司先當按部時將隄縣日曆懸諸門緝紳士  
民果無異詞報命之期據實敷奏譜入循良傳中  
永作滇雲盛事蘄終道察吏之咎藉此榮觀何異  
其身有之也

全滇當山海踳駭之衝爲漢彝雜處之會衣食之  
路原自單微况經制成書網之塵閣致墨吏稱砮  
族師黨正指立名色擅加暗派每指一而科十或  
旣輸而復徵有田則有賦而賦日益加今且有無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田之賦矣有丁則有役而役日益繁今且有無丁  
之差矣遂成賣兒鬻產之風誰念剜肉醫瘡之慘  
民不堪命至於此極良有司惟是潔已阜民痛革  
里甲先解後支禁絕火耗便爲今日保民第一義  
巷舞塗歌登華梯要地方何嘗負官官負地方耳  
卽一二不肖者亦宜自思全滇之賦不能當江南  
一大縣况析之爲府又析之爲州爲縣賦額幾何  
縱有加二加三之名曾無已百已千之實白簡不  
貸亦反無多自阻脩途獨載惡聲良足悲矣勒薄

賦第一

滇民生長邊陲大耐艱苦敦龐椎魯似少頑戾本  
院視之頗調去結繩之世未遠憶昔令閩中時其  
民亦猶是也每比徵錢糧止刷印良民單數百紙  
加額者給之長年與充約正有罪准免杖笞簪花  
鼓吹以旌異之紙落加飛數歲之積逋已足有一  
二不率者擬束草爲圈加於其首其人叩頭自限  
立地足額若無所容至如獄訟之際除強盜殺人  
立置之法餘日將竹板貫以絲繩懸之廊廡間示

不復用民亦鼓舞遷善而不知又安見畫冠艾鞵  
之風不可行於今日堯舜之世哉良有司其共勉  
之近據司道廉訪劣狀自因比較而濫刑監禁亦嚴  
需索而輕用棧夾更有鐵包短棍何異白日禦門  
昨一墨吏叅辭眼花先欲落五色無主第見其頭  
搶地而猶恨無地可入者其羞惡之良原未嘗死  
何忍以脆薄鄉愚濫供嚇詐豈索索捆載之贓便  
足爲子孫世代不拔之業而躬蹈此豺虎不受之  
行誠耻之也誠哀之也勒輕刑第二

興利一端最難膠柱真心求瘼不中不遠進三老  
而諮焉露冕行春而訪焉或平疇廣陌而水源可  
接議濬溝渠或復領重岡而鉛鐵偶生宜商爐冶  
或水崩洩壓頻踏勘以汰虛糧或土曠人閒借牛  
種以資開墾或學宮傾圮割廉俸以飛甍或雉堞  
卑陴疏近山而甃石總之滿紙堂規辦不了實政  
五事登壇講學宣不盡聖諭六言一味慷慨軋軋  
立見平平蕩蕩勤而行之諸美備矣勒興利第三  
治害多端要不出心害二字夫滇雲以荒服草昧

之區孤懸天末中原之士儻欲仍蜀錦吳紈之麗  
密效山膚海錯之供具是謂口體之害名法之家  
儻欲弄深文巧構之羅織御標枝野鹿之額氓是  
謂文罔之害弊離題重踝之民爲供馬賦車之役  
是謂厨傳之害當投珠抵璧之朝問火齊木難之  
異是謂美疢之害聽姦胥猾吏之撥置致指權納  
賄而不疑是謂猫鼠之害任豪奴官幹之縱橫將  
抄家刮舍而不問是謂蝓蠖之害害不可縷陳而  
總惟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將鳴琴聽政之暇山

川草木或足傲中原綺麗之觀又何興戚之有勒  
除害第四

墨吏十反殊可駭心治必嚮明顧晏卧於私室守  
候久而人多饑渴之嗟夕思補過顧紛擾於公堂  
燈燭殘而身在醉夢之裏勾攝一傳呼可致乃原  
牌乍到違限頻催早役下鄉而雞犬爲之立掃批  
許一舉筆可了乃旬日畫招半月呈藁承行飽須  
而積案每至塵封親民故其本分今翼虎冠猴常  
現脩羅之面哀鳴誰造於膝前衙蠹所宜疾驅今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認賊作子附耳蒼蠅之聲線索悉歸其袖底門禁  
誰司筭鑰家人公子有短垣而自踰富室於爾何  
求持券攫金驅呂獲而莫避彈文中腴田美宅地  
皮捲盡何殊自挾面皮訪單上名馬妖媚犬嘔空  
涎直令途人欲嘔且也父谿壑而子泥沙花報肯  
賒於現世朝青蚨而暮白簡三褫寧貸於終朝何  
意覲見覲聞有此不軌不物豈魑魅能逃禹鼎寧  
膽搖不畏秦規勒肅範第五

武定府改土設流議

鄧世彥

一便宜行事以處地方亂離之際人心無歸事變  
時或有當誅而未奉明文或有當宥而罪在不赦  
泥於其法無以招徠乎人必於請誅或至事機已  
失又無專權人難信服合假之以生殺之權托之  
予奪之柄歸附者宥之而不疑執迷者鷓剿而不  
縱可以鼓舞人心賞及惡黨不以爲濫可以革除  
故習罰及新附不以爲酷軍餉出入要明賞罰輕  
重由己姑准便宜行事期月則一應舉動不顧利  
害不恤是非爲謀必周所行無滯武定之方不致

大定者合以身當之不復辭也

一改土設流以絕禍本仰仗天威削平久叛之邦當更版圖之化前因逆賊始誅人心洶洶未靖議給冠帶與鳳思堯使民彝有主一時倉卒之見也既賞不可復追但一得冠帶其人恣肆漸不可長况鳳氏已叛四次法典難容乞比照鶴慶事例奏設流官知府其鳳思堯議與經歷等官庶幾彝民知鳳氏職卑權削誘之不從禍本可絕也

一僉選火頭以張新治各馬彝民俱聽馬火頭調

用前此止知總管統之屬於土衙錢糧差役俱係管甸通事代徵有終身不見漢官者以各役出於土衙并總管也今既招撫卽當新其耳目其舊馬火頭見存堪立者不必改僉其不堪者責令各小火頭保舉不拘新舊俱令赴府投見給與下帖管事各村彝民每月初一日率領各村村長應卯仍赴該州點查使知馬火頭之役出自流官又不時往來州府庶曉法度觀望日久而治化可新也

一正各村長以寓保甲各村彝民立有火頭止知



土衙法度錢糧分務雖上納於官官旬通事求之  
總管各頭目方得完納且縱其出沒劫擄習以爲  
常今馬火頭旣經僉選給帖則村長不可不立查  
原爲火頭者卽改僉爲村長徧給下帖便知爲流  
官百姓每村各置木牌一面備寫本村男婦若干  
其有出外生理俱要在於村長處告假回銷卽查  
有無別故每月初一聽馬火頭率領應卯仍赴該  
州查點此亦保甲之意也

一量行賑濟以市德惠地市鄉村有被逆賊抄擄  
殺害者有近城居住燒燬房屋者有爲大兵經過  
駐劄被傷者重者將賊黨田產量行補給輕者將  
沒官租穀量行賑濟仍查各縣錢糧一石給與種  
穀一斗以便耕種使民彝感德惠而咸附矣

一嚴禁報復以安人心本府多方開諭撫輯脅從  
陸續投見隨宜安插地方漸次稍寧恐一應軍民  
人等懷恨舊日仇隙報復告擾不無拘提彝民狐  
疑復行逃竄合無嚴行禁諭除已往前罪不准告  
理庶人心得安地方底寧府城村馬俱得充實矣

一豁免錢糧以蘇民困所屬地方春爲逆賊抄擄不得耕種秋成又爲攻城作踐至於大兵經過無收委果不堪若不查豁家業旣盡衣食不充又加以追徵之苦其不逃者鮮矣民彝旣逃不惟當年無徵明年田地又蕪其無徵猶今也合無豁免或議減徵使民困得舒不復逃竄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

一建立學校以廣王化學校未立故彝習莫改今當速建學校集民彝子弟送學習禮收錄其子弟正所以羈縻其父兄集數十之彝生蓋有勝於百萬之精兵也又照無人訓誨乞將本府原寄雲南府學生馬仕等撥回分訓又照建學本以化彝非爲他方士子出身而設也乞嚴行禁諭止許所屬州縣各馬彝民并本所官軍親男不許冒引戶族軍餘及外府州縣冒籍告擾

一遷移州治以實府城和曲州亂離之後當建城垣以固國本但查離城一十五里百姓住居府城者過半遷入府城使府州體統相承而城池不必

另建至於舊治則改爲捕盜館以本府通判駐劄於斯則地方鎮定亦無他虞矣

一便移府治以厚根本本府坐向不正南北固限於地勢而衙門獨居乎污下實阻於人謀以致叛亂屢作官民罹禍今既改土設流事當先其根本土衙之上地勢明爽左可建府右可建學坐與向乾文星前秀後倚獨隆龍虎俱降官民皆主且脩建之費盡查土官流官各項銀兩以充之不敢仰給於布政司也

